

高地

徐贵祥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

高地

作家出版社
徐贵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地/徐贵祥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7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5 - 5

I. 高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6693 号

高 地

作 者: 徐贵祥

责任编辑: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2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5 - 5

定价: 27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引 子

他向他们打了一个微弱的手势，这种手势表达了不容置疑的权威。他的左手掌心贴在床沿上，枯瘦的指头倔强地分开，然后节奏分明地弹动，示意众人注意。在指挥所里，他曾经无数次运用这种手势。配合这个动作的还有一柄雕花竹根烟斗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的手腕就会从烟斗上移开，抬至空中，掌心向内手背朝外，分开五指晃动几下，参谋人员立即就会打开作业夹记录口述。

自从被医院宣布身体某部位出现故障之后，烟斗里就永远地消失了新鲜的烟丝，但他仍然需要那只烟斗，需要在嘴里含上一个物件来维持某种平衡，也当然需要继续以手势发出预先号令。

他想用这种手势来阻止他们的徒劳，并且否定那些愚蠢的或者不算太愚蠢的建议。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他不相信那些虚构的灵丹妙药和渺茫的回春之术，他想由自己亲自支配最后的这一点时间。他已经摆好了一个姿势，当然很艰难，而且要想长时间地保持下去势必会更加艰难。在他看来，走向荣誉和走向死亡同样需要庄重的仪表。现在，他知道那个在心里准备了许多次的结局终于蹒跚而来。红崖峪那一次，敌人的子弹在他的腰眼上穿了三个窟窿，那当口他琢磨他肯定是完球了，他想挺起身子吼一嗓子响亮的口号，然后才耀武扬威地倒下去。他听说很多人在阵亡之前都来过那么一下子，

想必是很豪迈的，问题是那会儿工夫他虽然想喊却无论如何站不起来，所以他最终没有喊也最终没有光荣掉，迷迷糊糊中让团部的担架队给抬走了。

他需要时间。

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他尚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需要在这段时间里进行思考，就像以往出发之前要摸摸裤扣紧紧鞋带一样重要。这时候，他觉得脑子里面格外晴朗，进入了一个清静空旷的境界。一幅幅莺飞草长的画面从眼前纷纷掠过，就像忽冷忽热的风。后来他确凿地看见了一座古老的小镇和小镇东头的古柏，还有古柏下站着的女兵和她那双流光溢彩的眼睛。再后来他又看见了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头和山头下隐隐约约的人群，这时候他的目光便坚决地停住了。他最后的视线被那座异国山头上的冰雪凝固了。他听见一阵悠扬的琴声从山谷冉冉升起，他认为那是催促他出征的号角。他在这一瞬间走进了全新的理智状态中。他目光雪亮地坐了起来，拍了拍床沿。

病房里安静极了，尽管里面有很多人。

他竖起了一根指头。参谋人员出去了。

他竖起了第二个指头。医护人员出去了。

他竖起了第三根指头。老伴和战友出去了。

现在，病房里只剩下他的女儿和女婿，女婿的手中拿着笔和纸。他微笑了一下，看着女儿，伸出了一根指头。女儿眼含热泪，走到了他的身边，他看了女儿一眼，目光暗淡了下来，孩子……

女儿跪在病床前，拉住了父亲的手。

孩子，爸爸要走了……爸爸给你的父爱太少了，爸爸……对不起你孩子……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，护士赶紧进来吸痰，忙完之后，他又进入半昏迷状态，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我，兰泽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

七师师长，不想重于泰山，也不想轻于鸿毛……兰泽光同志，男，汉族，体重九十公斤，不，八十公斤，不，六十公斤，不，兰泽光同志最终将不超过一公斤，把我的骨灰……撒到……随便你们扔到哪里……

别这样说，爸爸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还会活着的，爸爸……会的，爸爸会死的。

说完这句话，他像是清醒过来了，睁开眼睛，空洞的眼神停留在空中，又咳嗽了一声，这回是干咳。咳嗽之后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红晕，他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，也是上帝给他的最后的机会，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最后的机会，口述了最后一道指令——

第一，修改《步兵第二十七师师史》，澄清双榆树战斗一营失利真相。

第二，向上级组织报告兰泽光的最后意见，王铁山同志不宜担任各级主官，括号……重复！

女婿重复，括号。

包括各级司令部主官。括号完。王铁山同志宜担任副师长、副部长、副参谋长、副军长、副司令、联合国副秘书长……重复！

女婿重复。

一九八八年初春，人民解放军驻中原某部师长兰泽光病故。

第一章

—

那年那月那夜，那个少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独自走上街后的山坡，去看那一片混沌的世界。他看的那个地方叫天空。不知道那天空有多高，不知道那天空有多黑，不知道那黑黑的天空有多少颗星星。

除了星星，天上似乎什么都没有。

少年兰泽光在看那片星星的时候，似乎在冥冥之中等待着什么，等待着一场前所未见的电闪雷鸣，等待着一个惊世骇俗的天塌地陷，但他什么也没有等到。

那年那月那日，南溪埠像是一锅被煮沸了的开水，各种传言热气腾腾地向空中弥漫。那是春天，离夏天已经不远了，少年兰泽光的身上穿着春天的学生装，心里揣着夏天的燥热。

都说要变天了，都说解放军要攻打六安州了，都说老百姓的日子要天翻地覆了。兰泽光不懂得日子，但是兰泽光渴望换一个日子。兰泽光看惯了农舍和炊烟，看惯了环绕南溪埠的史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滚动的浪花。

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看看另一种活法。

镇上的人都在忙碌着，烧饼铺上传出浓郁的烤面的香味，卤鹅店里传来嘎嘎的叫喊声。镇东头的坝子上灯火通明，那是王篋匠带

领着一群壮汉在捆扎门板，说是要为解放军抬伤员。

街后的笋岗上挤满了人。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有的靠在小树上睡着了。这些人都是来看解放军攻打六安州的。

笋岗上人多了，兰泽光就回家了。他爹兰二先生和他娘都在笋岗上看稀奇，看着看着不见了儿子。爹说，回吧，明几个还要起早进货呢。娘说，那就回吧，明几个就知道天是啥样了。

那个夜晚，少年兰泽光上半夜没睡着，下半夜还是没有睡着。不是他不想睡，而是没法睡。上半夜没睡着是因为等待，下半夜没睡着还是因为等待。

当隆隆的沉闷的雷声从东边传来之后，南溪埠的男女老少至少有一半的人回到了笋岗，他们看见了，东边的天幕下面有很大的一片真的变了，像冬天的火塘，红得鲜艳，亮得透明。少年兰泽光恰好在这个时候睡着了，睡得很踏实，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，以至于他的父亲站在他的床前皱起了眉头说，这孩子不是扛枪吃粮的料，这么响的炮声，他竟然能够睡着。他的娘则完全持相反的看法，他的娘说，这孩子恐怕还真是当兵吃粮的料，这叫处乱不惊。

爹爹惊讶地问，难道你想让他去当兵吃粮？

娘惊讶地反问，咱为什么要让他去当兵吃粮？

爹是读书人，也是个小本生意人。娘是小本生意的婆娘，也是读书人的婆娘。爹粗通文墨，娘文墨粗通。

少年兰泽光一觉睡到天亮，爹爹已经出门了，娘也把茶叶店的门板卸了下来。

那日之前，少年兰泽光正在六安州读书，国立初级中学一年级。那日之后，解放军打来了，六安州兵荒马乱，国军狼奔豕突，国立初中也关了门，兰泽光就回家了。

回到家里的兰泽光无所事事，那天早起喝了一碗稀饭，到外面看看变了的天空。

天还是那样的天，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，太阳有些晃眼，照在

脊梁上痒痒的。地却不是原来的地了。青石板街面的两边房檐下，像面条一样蜷曲着一排排穿着黄衣裳的军人。

军人们显然太累了，以至于卖水的吴二推着独轮小车从青石板上走过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军人们都充耳不闻。少年兰泽光的心里充满了好奇，他从一双又一双脚板前面走过，一直走到镇东头的坝子边缘。镇东头的坝子上有个戏台，只要世道变了样子，那里就有好戏唱。

那天少年兰泽光没有看见好戏。坝子上挂满了白里透红的宽宽的布条，密密匝匝，层层叠叠，像是从染缸里刚刚捞出的绸缎，在春天的太阳下面轻轻飘扬。那情景把少年兰泽光的眼睛灼痛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血染的布条。

但是，很快就有另外一个景色把少年兰泽光的眼睛灼得更痛了。他看见从坝子下面的小河旁走过来一个人，穿着黄色的军服，腰肢细细的，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个女的，个头儿不高不低，眸子黑亮黑亮的，军帽下面的两条辫子乌黑发光。兰泽光看得呆了，他从来没有想到女人还会这么好看，从来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好看的女人。

女兵端着盆子走到戏台北边，那里已经像丝瓜架子一样搭上了很多竹竿。女兵从盆子里抖搂开白里透红的布条，往远处一甩，眼看一端离地不远了，再往近处倏然一收，她的那双手巧得就像在房前穿梭的燕子。

兰泽光看得发呆，狠狠地看，贪婪地看，有失风度地看，不成本体统地看，就连她手掌上的那块枣红色的胎记，他都看清楚了，以至于另一个女兵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都没有反应。

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兵说，喂，学生娃，看什么呢，想嫁给当兵的还是想娶当兵的？

兰泽光吓了一跳，一张白脸霎时红遍了。兰泽光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是来看解放军的。

从他身边走过的女兵对着那个正在晾晒绷带的女兵说，杨桃，

有个熟人来看你。

那个正在晾晒绷带的女兵侧过脸来，喜眉笑眼地说，不会吧红叶，你又捉弄人。

名叫红叶的女兵说，你过来看看嘛，一个学生娃。

兰泽光窘迫得恨不得把脚下的石板踩个窟窿钻下去，正要转身逃走，却被名叫红叶的女兵伸手一把抓住了。红叶说，学生娃别走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

说话间那个名叫杨桃的女兵已经放下手中的绷带走了过来，看见兰泽光，黑亮的眼睛扑闪了一下，惊喜道，还真是个学生娃，你莫不是想参军吧？

兰泽光像是被当场抓住的小偷，红头紫脸地说，我，我是来看解放军的。

红叶说，好看吗？要是想看，穿上军装自己看自己，天天看。

杨桃说，看见戏台没有，那里正在报名呢。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解放军。

红叶说，你是中学生吧，中学生参加解放军，穿上军装就是排级干部。看看，杨桃就是。

兰泽光被夹在两个女兵之间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兰泽光红着脸说，我就是来看看解放军，没有说要当解放军。再说，我说了也不算，我总得回家问问爹娘吧。

二

那天后半晌，南溪埠兰记茶行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穿黄军装的人。兰泽光躲在厢房里不敢出来，心里怦怦地跳。他不知道这四个军人要干什么，但是他看见了杨桃和红叶。红叶是干什么的他不在意，但是杨桃到他家里来了，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。

来的两个女的身份已经清楚了。两个男的，一个是解放军的连长刘界河，另外一个是他的通信员。他们刚刚走进门楼，兰二先生就迎出门外，打躬作揖咬文嚼字道，大军长官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。

解放军的连长一听这文绉绉的欢迎词，无意当中放慢了脚步，应答道：我军转战江淮，多有扰民，敬请兰先生见谅。

兰二先生一看这军人还有几分儒雅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弯腰向堂屋方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抑扬顿挫地说，贵军秋毫无犯，真乃仁义之师也！

说着话，几个人就鱼贯进了堂屋。兰二先生把刘界河往上手一让，刘界河一笑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坦然坐下了。

兰二先生不识眼色，见长官坐下，就开始礼让另外一个男人，说长官请坐。那通信员背着小马枪，红着脸往刘界河的背后一缩。两个女兵倒是不吭气，没等兰二先生礼让，便挤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了。兰二先生赶紧吆喝，他娘，上茶！

刘界河说，别麻烦了，我们坐坐就走，顺便来了解一件事情。

兰二先生点头哈腰地说，但请吩咐，兰某知无不言。

刘界河说，据我所知，府上有一成年学生，想参加我军，不知兰先生意下如何？

兰二先生本来满脸堆笑，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疑疑惑惑地问，参加贵军？那不是要去打仗吗？

刘界河说，我们部队现在急需有文化的青年，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，何不让小兄弟出去闯荡闯荡，大丈夫纵也天下横也天下，好男儿志在四方啊！

兰二先生眯起眼睛看着刘界河，嘴里念念有词说，那是，那是，孟子云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只不过，不知犬子是个什么心思。

这时候那个叫红叶的女兵说话了。红叶说，大叔，就是你们家那个犬子自己要报名参军的。

兰二先生愕然地看着这个唐突的女兵，又看看另外一个，半天才说出话来，莫非，你们是来做说客的？

杨桃说，你家学生确实说过，要参加解放军。我们女子都不怕打仗，难道他一个男子汉还怕打仗？

兰二先生愣怔半晌才说，那是，那是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志高不在年少。兰二先生把眼珠子骨碌了一圈子，突然提高嗓门喊了起来，兰泽光你给我滚出来！

兰泽光没有滚出来，而是衣冠楚楚走进了堂屋，对伸长了脖子的爹和惊恐的娘说，他们说的没有错，我已经报名要参加解放军了。

兰泽光的娘说，作死啊，你个孽种，好铁不打钉，好汉不当兵！

刘界河脸色很不好看地说，大婶此言差矣，我们这些当兵的，难道就不是好汉了吗？

兰二先生赶紧说，长官息怒，妇道人家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莫跟她一般见识。

没想到这话还是没说到点子上，那两个女兵不干了。红叶说，什么叫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啊？大叔你这是封建思想，要不得。

兰二先生不知所措地看着刘界河说，嗨，嗨，解放军见谅……

刘界河说，我们是解放军，是人民子弟兵，不是军阀的队伍。

兰二先生狠狠地看着婆娘，嘴里说，那是，那是，解放军是仁义之师，所到之处，百姓箪食壶浆。这样的军队，古今少有。

说完这番下台阶的话，兰二先生又把目光转向刘界河，敢问长官，贵籍何处？

刘界河回答说，山西榆社。

兰二先生仰起脑袋想了想说，好地方好地方，那是个商才云集的地方。敢问长官，出自何等学堂？

刘界河还没有回答，那个叫红叶的女兵嘎一声笑了起来，大叔，你这是相女婿吧？

兰二先生摇摇头说，非也，非也。犬子要投军，投军得投个明

白处。

刘界河说，本人才疏学浅，毕业于太原师范。

兰二先生抬起一只手，摸摸胡子说，好好，师范者，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，为人师表也。自古道，良禽择林而居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好好，有这样知书达礼的长官，儿子，你就跟着大军走吧。

这回轮到兰泽光吃惊了，瞪着一双困惑的眼睛看着他的父亲。

兰二先生说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你就跟着大军走吧，打江山，坐天下去也！

兰二先生最后这两句话说得字正腔圆，说得很响亮，因为用力，嘴巴都有些歪了。似乎江山已经打下，天下已经坐定。

三

大军打下了六安州，又往南走。

队伍里多了个兰泽光。

兰二先生老两口送到南溪埠的南门口。兰泽光的娘抹着眼泪说，这孩子不知着了什么迷，念书念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死活要扛枪吃粮呢！

兰二先生说，还不是怨你，就是你说的，处乱不惊是扛枪吃粮的料。

娘说，都是你咬文嚼字，什么打江山坐天下。屁股眼儿一热，你就把儿子送走了。

兰泽光说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爹爹，娘，你们回去吧。连长说了，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，儿子衣锦还乡回来看你们。

兰二先生说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骑虎难下只管上。

娘说，要听长官的话，别傻大胆儿。

连长刘界河走过来说，二老请放心，我们革命军队亲如兄弟，不会让小兄弟受委屈的。

爹点头，娘也点头。爹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当兵靠长官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拜托长官啦！

连长说，我们解放军都是同志，兰泽光同志往后就是我们的同志啦！

说话间，队伍已经走远，兰泽光瘦长的身躯淹没在尘土飞扬的队伍里。连长向兰二先生挥挥手说，二老请回吧，革命成功了，我们就把兰泽光同志送回南溪埠来。

部队攻打六安州，有些伤亡，就地补充了。邻县过来支前的民工，年纪大的和妇女回去了，年轻后生多半留下了。刘界河的连队一下子多了二十多个新兵。

跟兰泽光分在一个班里的新兵叫王铁山。

那一年，王铁山十八岁，兰泽光十七岁。两个新兵啥也不会，于是就成了同盟。

大军离开南溪埠，当天晚上在古碑镇休整。刘界河作了动员，把大道理讲了一大串，又把小道理讲了一大串，着重强调，要加强对新战士的管理——不能想家，不能畏战，不能开小差。

连长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向长江方向前进，新战士第一要学会走路，第二要学会吃饭，第三要学会射击。

解散之后王铁山问兰泽光，为什么走路第一，吃饭第二，射击第三？

兰泽光想了想说，走不到地方就吃不上饭，吃不上饭就拿不动枪。

这话正好被连长刘界河听见了。刘界河笑笑说，嗯，这话有意思。王铁山，你说说，兰泽光说的对不对？

王铁山眨巴着眼睛说，也对，也不对。

刘界河说，为什么？

王铁山说，走不到地方也可以吃干粮，吃上干粮就能拿得动枪。

兰泽光说，我说的饭不是你说的饭，我说的枪不是你说的枪。

王铁山说，饭就是饭，枪就是枪。

兰泽光说，你不要抬杠，连长的话有深刻的道理。

王铁山说，你也不要抬杠，连长的话有深刻的道理，也不是你说的那个道理。

兰泽光说，连长的意思是兵贵神速的意思。

王铁山说，连长的意思是粮草先行的意思。

兰泽光说，连长的意思是循序渐进的意思。

王铁山说，连长的意思是……反正连长的意思不是你那个意思。

刘界河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个新战士争吵，脸上笑咪咪的。刘界河说，你们两个吵得很好，就要这么吵下去。战争行动，凡事都有学问，就这么争论下去，必有长进。

老兵说，不怕打恶仗，就怕急行军，一天二百里，脚板长肉钉。

老兵牢骚归牢骚，一声令下，还是健步如飞。

真累啊，跟着老兵翻山越岭，像利剑一样往长江北岸奔袭，奔袭，再奔袭。兰泽光累，王铁山也累。走着走着，就走不动了，遇上好地形，两个新兵手拉着手顺着山坡往下滑。

连长见到了，就训斥说，哪有这样偷懒的，一条裤子翻两座山就没屁股了。谁出的主意？

两个新战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他们也搞不清楚是谁先出的主意。王铁山脑袋一硬说，是我先出的主意。我偷懒，请连长处分。

刘界河说，很好，这个主意不错。磨破裤子总比走不动要强些。

王铁山傻呵呵地看着连长，明白了连长的真实意思，马上改口说，其实这个好主意不是我出的，是兰泽光同志出的。

连长脸一沉说，好你个兰泽光，尽出馊主意！能这样偷懒吗？裤子屁股没有了还是小事，摔到山下面怎么办？还没有打一枪就牺牲了，值得吗？